

倪 煥 之

叶 圣 陶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 039 7639 5

倪 焕 之

叶 圣 陶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八 年 · 北 京

插图：王怀

倪 焕 之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173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9\frac{7}{8}$ 插页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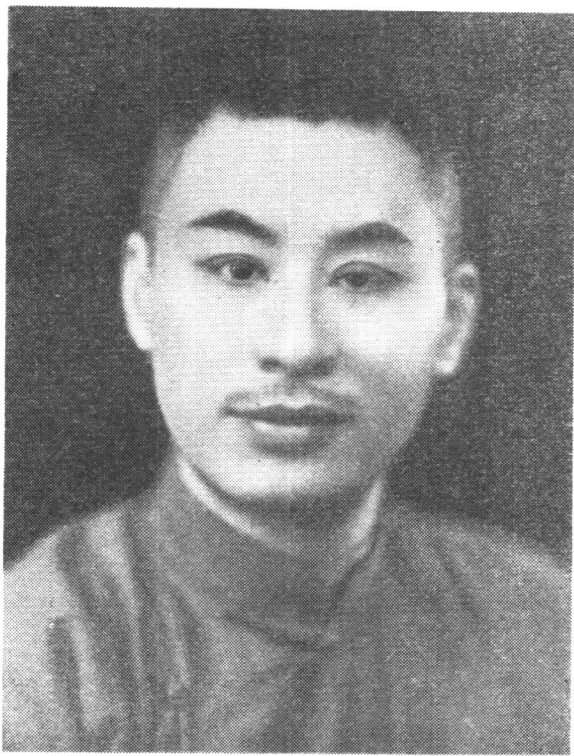
1953年9月北京第1版

1962年11月北京第2版

1978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30

定价 1.50 元



作者像

敬復者：來示誦悉。冷飲還要炒，總覺慙愧。
既承諸友相勸，只得勉從。依開明版重印，刪
去自序及附錄兩節，並將由中國青年出版社
社出版。並高濂外。已而沈雪峰兄，疑節小記該
葉嚴檢別考若干節，比葉主張刪考者，我雖不
同意。我僅有一攻焉，本，掛版之時，交於自己校對
一回，俾得酌加修改。決不旁初版也。

敬禮。

葉聖陶啟 八月二十三日

250
8724

作者手迹

吳淞江上，天色完全黑了。濃云重迭，兩岸田畝及疏落的村屋都消融在黑暗里。近岸隨處有高高挺立的銀杏樹，西南風一陣陣卷過來湧過來，把落盡了葉子的杈枒的樹枝吹動，望去象深黑的鬼影，披散着蓬亂的頭髮。

江面只有一條低蓬的船，向南行駛。正是逆風，船唇响着汨汨的水聲。後艙兩支橈，年輕的農家夫婦兩個搖右邊的一支，四十左右的一個駝背搖左邊的。天氣很冷，他們搖橈的手都有棉手籠裹着。大家側轉些頭，眼光從蓬頂直望黑暗的前程；手裡的橈不象風平浪靜時那樣輕鬆，每一回扳動都得用一個肩頭往前一搨，一條腿往下一頓，借以助勢；急風吹來，緊緊裹着头面，又從衣領往里鑽，周遍地貼着前胸后背。他們一聲不响，鼻管里粗暴地透着氣。

艙里小桌子上點着一支紅燭，風從前頭板門縫里鑽進來，火焰時時象將落的花瓣一樣墜下來，因此燭身積了好些燭淚。紅燭的黃光照見艙里的一切。靠後壁平鋪的板上迭着被褥，一個二十五六的人躺在上面。他雖然

生长在水乡，却似乎害着先天的晕船病，只要踏上船头，船身晃几晃，便觉胃里作泛，头也晕起来。这一回又碰到逆风，下午一点钟上船时便横下来，直到现在，还不曾坐起过。躺着，自然不觉得什么；近视眼悠闲地略微闭上，一支卷烟斜插在嘴角里，一缕青烟从点着的那一头徐徐袅起，可见他并不在那里吸。他的两颊有点瘦削，冻得发红，端正的鼻子，不浓不淡的眉毛，中间加上一副椭圆金丝边眼镜，就颇有青年绅士的风度。

在板床前面，一条胳膊靠着小桌子坐的，是一个更为年轻的青年。他清湛的眼睛凝视着烛焰，正在想自己的前途。但是与其说想，还不如说朦胧地感觉来得适切。他感觉烦闷的生活完全过去了，眼前闷坐在小舱里，行那逆风的水程，就是完篇的结笔。等候在前头的，是志同道合的伴侣，是称心满意的事业，是理想与事实的一致；这些全是必然的，犹如今夜虽然是风狂云阴的天气，但不是明天，便是后天或大后天，总有个笑颜似的可爱的朝晨。

初次经过的道路往往觉得特别长，更兼身体一颠一荡地延续了半天的时光，这坐着的青年不免感到一阵烦躁，移过眼光望着那躺着的同伴问道：“快到了吧？”虽然烦躁，他的神态依然非常温和，率真；浓浓的两道眉毛稍稍蹙紧，这是他惯于多想的表征；饱满的前额承着烛光发亮，散乱而不觉得粗野的头发分披在上面。

“你心焦了，焕之，”那躺着的用两个指头夹着嘴里的

卷烟，眼睛慢慢地張开来。“真不巧，你第一趟走这条路就是顺风。要是顺风的话，張起滿帆来一吹，四点钟就吹到了。现在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略微仰起身子，旋轉头来，闭着一只眼，一只眼从艙板縫里往外張，想辨認那熟識的沿途的標記。但是除了沿岸几株深黑的樹影外，只有一片昏暗。他便敲着与后艙相隔的板門問道：“阿土，陶村过了么？”

“剛剛过呢，”后艙那青年农人回答，从声音里可以辨出他与猛烈的西南风奋斗的那种忍耐力。

“唔，陶村过了，还有六里路；至多点半鐘可以到。”那躺着的說着，身子重又躺平；看看手里的卷烟所剩不多，随手灭掉，拉起被头的一角来盖自己的两腿。

“再要点半鐘，”煥之望同伴的左腕，“现在六点半了吧？到学校要八点了。”

那躺着的举起左腕来端相，又湊到耳边听了听，說道：“现在六点半过七分。”

“那末，到学校的时候，恐怕蔣先生已經回去了。”

“我想不会的。他知道今天逆风，一定在校里等着你。他思想你想得急切呢。今天我去接你，也是他催得紧的緣故。不然，等明后天息了风去不好么？”

煥之有点激动，訥訥地說：“树伯，我只怕将来会使他失望。不过我願意尽心竭力服务，为他的好意，也为自己的兴趣。”

“你們两个頗有点相象，”树伯斜睨着煥之說。

“什么？你說的是……”

“我說你們两个都喜欢理想，这一点頗相象。”

“这由于干的都是教育事业的緣故。譬如木匠，做一張桌子，做一把椅子，用不着理想；或者是泥水匠，他砌牆头只要把一块一块磚头迭上去就是，也用不着理想。教育事业是培养‘人’的，——‘人’應該培养成什么样子？‘人’應該怎样培养？——这非有理想不可。”煥之清朗地說着，仿佛連帶代表了蔣先生向一般人宣告。他平时遇見些太不喜欢理想的人，听到他的自以为不很理想的議論，就說他“天馬行空”，“远于事实”，往往使他感到受了冤屈似的不快。現在树伯提起理想的話，虽沒有鄙夷他的意思，他不禁也說了以上的辯解的話。

“老蔣大約也是这样意思。”树伯閉了閉眼，繼續說：“所以我曾經告訴你，他做好一篇对于教育的意見的文章，那篇文章就是他的理想。”

“你記得他那篇文章怎样說么？”煥之的眼里透出热望的光。

“他开头辨別什么是‘性’，什么是‘习’，又讲儿童对于教育的容受与排斥，又讲美育体育的真意义，——啊！記不清楚，二十多張稿紙呢。反正他要請各位教員看，尤其巴望先与你商酌，等会儿一登岸，他一定立刻拿出他那份一刻不离身的稿紙来。”

“有这样热心的人！” 焕之感服地说。便悬拟蒋先生的容貌，举止，性格，癖好，一时又陷入沉思；似乎把捉到一些儿，但立即觉得完全茫然。然而无论如何，点半钟之后，就要会见这悬拟的人的实体；这样想时，不免欣慰而且兴奋。

风似乎更大了，船头汨汨的水声带着呜咽的调子；烛焰尽往下蹿，烛泪直淌，堆在锡烛台的底盘里；船身摇荡也更为厉害，这见得后舱的三个人在那里格外用力。

树伯把两腿蜷起一点，又把盖着的被头角掀了一掀，耸耸肩说：“事情往往不能预料。早先你当了小学教员，不是常常写信给我，说这是人世间唯一乏味事，能早日脱离为幸么？”

“唔，是的，” 焕之安顿了心头的欣慰与兴奋，郑重地答应。

“到现在，相隔不过一二年，你却说教育事业最有意义，情愿终身以之了。”

“记得给你写过信。” 焕之现出得意的笑容，“后来我遇到一个同事，他那种忘了自己，忘了一切，只知为儿童服务，只知往儿童的世界里钻的精神，啊！我说不来，我惟有佩服，惟有羡慕。”

“他便把你厌恶教育事业的心思改变过来了？”

“当然改变过来了。不论什么事情，当机的触发都不必特别重大；譬如我喜欢看看哲学书，只因为当初曾经用

三个铜子从地摊上买了一本《希腊三大哲学家》；又如我向往社会主义，只因为五年前报纸上登载过一篇讲英国社会党和工党的文章，而那篇文章刚刚让我看见了。我那同事给我的就是个触发。我想，我何必从别的地方去找充实的满意的生活呢？我那同事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充实，很满意，而我正同他一样，当着教员，难道我不能得到他所得到的感受么？能，能，能，我十二分地肯定。观念一变，什么都变了：身边的学生不再是龌龊可厌的孩子；四角方方的教室不再是生趣索然的牢狱。前天离开那些孩子，想到以后不再同他们作伴了，心里着实有点难受。”焕之说到这里，眼皮阖攏来，追寻那保存在记忆里的甘味。

“那是一样的，”树伯微笑说。“那边当教员，这边也当教员；那边有学生，这边也有学生；说不定这边的学生更可爱呢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。”焕之把身子坐直，全神贯注地望着前方，似乎透过了中舱头舱的板门，透过了前途浓厚的黑暗，已望见了正去就事的校里的好些学生。

“象蒋先生那样，也是不可多得的，”焕之从未来的学生身上想到他们的幸福，因为他们有个对于教育特别感兴趣喜欢研究的校长蒋先生，于是这样感叹说。他共过事的校长有三个，认识的校长少说点也有一二十个，哪里有象蒋先生那样对于教育感兴趣的呢？研究自然更说不

上。他們无非为吃飯，看教职同厘卡司員的位置一模一樣。他也相信任教职为的換飯吃，但是除了吃飯还該有点別的；要是单为吃飯，就該老实去謀充厘卡司員，不該任学校教师。現在听說那蔣先生，似乎与其他校长大不相同，虽还不曾見面，早引为难得的同志了。

“他沒有事做，”树伯說得很淡然，“田，有賬房管着；店，有当手管着；外面去跑跑，嫌跋涉；悶坐在家里，等着成胃病；倒不如当个校长，出点主意，拿小孩弄着玩。”

煥之看了树伯一眼；他对于“弄着玩”三个字頗觉不滿，想树伯家居四五年，不干什么，竟养成玩世不恭的态度了。当年与树伯同学时，有所見就直說出来，这习惯依然存在，便說：“你怎么說玩？教育事业是玩么？”

“哈哈，你这样認真！”树伯狡笑着說。“字眼不同罢了。你們說研究，說服务，我說玩，实际上还不是一个样？——老蔣如果处在我的地位，他决不当什么校长了。你想，我家里瑣瑣屑屑的事都要管，几亩田的租也得磨細了心去收，还有閑空工夫干別的事情么？”

树伯說到末了一句时，煥之覺得他突然像是中年人了，老練，精明，世俗，完全在眉宇之間刻划出来。

“老蔣他还有一点儿私心……”树伯又低声說。

“什么？”煥之惊异地問。

“他有两个儿子，他要把他們教得非常之好。別人办的学校不中他的意；自己当了校长，一切都可以如意安

排，两个儿子就便宜了。”

“这算不得私心，”煥之这才松了一口气說。“便宜了自己的儿子，同时也便宜了人家的儿子。从实际說，不論哪一种公益事里边都含着这样的私心；不过私了自己，同时也私了別人，就不是私心而是公益了。”

“我也不是說老蔣坏，”树伯辯解說。“我不过告訴你事实，他的确这样存心。——蜡烛又快完了，你再换一支吧。”

煥之便从桌子抽斗里取出一支紅烛，点上，插上烛台，把取下的殘烛吹熄了。刺鼻的油气立刻弥漫在小舱里。新点的蜡烛火焰不大，两人相对，彼此的面目都有点朦朧。

“噓，碰到逆风！”树伯自語；把脖子縮紧一点，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卷烟盒来……

換上的紅烛点到三分之二时，船唇的水声不再汨汨地嗚咽，而象小溪流一样活活地潺潺地发响了。风改从左面板窗縫里吹进来，烛焰便尽向煥之点头。

树伯半睡半醒地迷糊了一陣，忽然感觉水声与前不同，坐起来敲着板門問阿土道：“进了港么？”

“进了一会了，学堂里楼上的灯光也望得見了，”阿土的声音比剛才輕松悠閑得多。

“我上船头去望望！”煥之抱着异常兴奋的心情，把前面板門推开，两步就站在船头。一陣猛风象一只巨大无

比的手掌，把他的头面身体重重地压抑，呼吸都窒塞了。寒冷突然侵袭，使他紧咬着牙齿。

一阵风过去了，他开始嗅到清新而近乎芳香的乡野的空气，胸中非常舒爽。犬声散在远处，若沉若起，彼此相应。两岸都靠近船身，沿岸枯树的黑影，摇摇地往后退去。前面二三十丈远的地方，排列着浓黑的房屋的剪影。中间高起一座楼，楼窗里亮着可爱的灯光。灯光倒映河心，现出一条活动屈曲的明亮的波痕。

“啊！到了，新生活从此开幕了！”焕之这样想着，凝望楼头的光。一会儿，那光似乎扩大开来，挡住他的全视野，无边的黑暗消失了，他全身浴在明亮可爱的光里……

二

倪焕之的父亲是钱庄里的伙友，后来升了当手。性情忠厚方正，与他的职业实在不大相应。他的妻是个柔顺的女子；但是有点神经质，操作家务之余，常常蹙着眉头无端地发愁。他们的生活当然并不优裕，可是男俭女勤，也不至于怎样竭蹶。

焕之出生时，他父亲已经四十多了，母亲还不到三十。他父亲想，象自己这样做到当手，还只是个勉强敷衍过去；儿子总要让他发达，习商当然是不对的。那时还行

着科举，出身寒素，不多时便飞黄腾达的，城里就有好几个。他的儿子不是也有这巴望么？到煥之四五岁时，他就把煥之交给一个笔下很好、颇有声望的塾师去启蒙，因为他不是预备叫煥之识几个字，记记眼目就算了事的。

煥之十岁时开笔作文，常常得塾师的奖赞。父亲看着文稿上浓朱的夹圈，笑意逗留在嘴角边，捻着短髭摇头说先生奖励他太厉害了；这自然是欢喜的意思。不上两年，作经义作策论居然能到三百字以上。这时候，科举却废止了，使父亲颇为失望。幸而有学堂，听说与科举异途而同归，便叫煥之去考中学堂。考上了。

学堂生活真象进了另一个又新鲜又广阔的世界。排着队伍练体操，提高喉咙唱风雅或隽丽的歌，看动物植物的解剖，从英文读本里得知闻所未闻的故事，从国文课里读到经义策论以外的古人的诗篇：在煥之都觉得十二分醉心。他又与同学吟诗，刻图章，访问旧书摊；又瞒着父母和教师，打牌，喝酒，骑马。他不想自己的前途和父母的期望，只觉得眼前的生活挺适意。

当三年级生的那一年，有一天，他父亲忽然向他说出他意所不料的话来。父亲说，在中学堂毕业还得两年多；毕了业不升上去，没有什么大巴望；升上去呢，哪有这样的力量来栽培？不如就此休止吧。

父亲这样说，并不是他不希望煥之发达起来，是因为他发现了比学堂更好的捷径，那捷径便是电报局。是终

身职，照章程薪水逐渐有增加，而且一开始就比钱庄当手的薪俸大，如果被派到远地去，又有特别增加：这不是又优越又稳固的职业么？

父亲說了一番不必再讀下去的理由以后，就落到本題，要煥之去考电报生；并且說，中学堂三年級生的程度去应考，是綽乎有余裕的了。

煥之心里有点生气，劈口就回說电报这一行没有什么干头。他不曾参观过电报局，只从理化实验室里见过电报机的模型，两件玩具似的家伙通了电流，这边一按，那边搭的一响；这边按，按，按，那边搭，搭，搭。他也沒有細細地想，只觉得在“搭，搭，搭”的声音中討生活，未免太沒出息，太难为情了。

父亲意外地碰了釘子，也动了感情，說什么事情都是人干的；有什么有干头沒干头呢？

煥之不由自主地透露說，这事情沒出息，因为不必用多少思想，只是呆板的事。并且，干这事情不能給多数人什么益处。他說，要干事情总要干那于多数人有益处的。这个观念萌生在他心头已有一二年了，不过并不清晰，只粗粗地有这么个輪廓。現在既經父亲追問，便吐露出来，好叫父亲了解他，可是沒有說得透彻。

父亲听他說喜欢用思想，要叫人家得到益处，那就非让他高等学堂大学堂一步步升上去不可。但是自己老了，身体漸見衰弱，当初要把煥之一徑栽培上去的願望，只怕

徒成梦想。他急于要見煥之的成立。他便酸楚地說出“自己老了”一类的話。

母亲坐在旁边，当然垂着眼光惊怯地发愁。

煥之听父亲說到老，非常感动；先前的意气消釋了，只觉父亲可亲又可怜，很想投入他怀里撒一陣嬌，让他忘了老。但是已届青年期的煥之又頗看不起那种孩子气的撒嬌。他只把声音故意发得柔和一点，請求父亲让他到中学堂毕了业，再想法去干旁的事情。他說，到那时候，什么事情他都願意干。

父亲一轉念，觉得煥之也沒有什么不是，而且很有点志气，不免感到滿意，安慰。他就把去考电报生的拟議自行打消了。

后两年的中秋节后，報紙上突然傳布震动人心的消息：武昌新軍起事，占領火藥局，直攻督署。总督瑞澂和統制張彪都仓皇逃走。于是武昌光复。不到几天，汉口和汉阳也就下来了。

起事的是民軍，是反抗清政府的，占据的地方又是全国的樞紐，取給，运输，色色都便利：这使昏昏然的民众从迷梦中惊醒，張开眼来看一看自身所处的地位，而知的确是在泥潭里，火坑里；同时怀着感动惊讶的心情望长江上游那班新出場的角色，相信他們演出来一定是一出偉大的戏剧，虽然还只看見个序幕。各处城市依然是平时的样子，晨光喚起它們的响动，夜色送它們归于沉寂；但是